向上的梯田

文贤猛（重庆）

穆杨沟最美的季节不是冬天。

雪花还飘在高远的天空。漫坡梯田上金黄的稻子早已经颗粒归仓，梯田之上的山林除了几片火棘的火红、银杏叶的金黄、芭茅草的灰白，依然是海海漫漫的深绿。山顶上是一排巨大的风车，风声把我们的心思传得很远。山腰是大片的山林，泼墨一般，浸漫到山脚，一坡坡一层层梯田亮在泼墨洒下的山林、竹林、溪沟之间。

山脚下是清清的大洞河，流向远方。

这不是穆杨沟最美的季节！

穆杨沟最美的季节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我在朋友们的微信朋友圈中、在铺天盖地的网红中翻阅穆杨沟——

我没有赶上穆杨沟最美的季节。

穆杨沟成为网红打卡之地，理由很多，但是穆杨沟的封面应该是穆杨沟梯田。

穆杨沟梯田，藏在树林竹林之间，架在溪水深沟之上，挂在山梁悬崖之边，顺着坡势，和着沟谷，携着炊烟，从大洞河谷到赵云山腰，凡是有土的地方，都开辟成了梯田，梯田随山而开，依山而弯，弯弯盘盘，盘盘弯弯，弯盘错置，波光闪闪。梯田中散落着一方方石墙民居，在漫坡水汪汪的梯田中，犹如点缀在银河中的星星。

回到我眼前的穆杨沟，回到初冬的穆杨沟。

朝阳朗照大佛岩，夕阳晚照赵云山，在大佛岩和赵云山的对望中，穆杨沟随着清清的大洞河海海漫漫地铺排开去。

山和山站着思考站着说话，脚底为沟。我们总爱仰望高山，最怕被人带进沟里。沟总比山低，总比路低。比山还低，比路还低的地方，就是山的低谷，人生的低谷。从沟底爬出来，总会见到路，见到山顶，总会见到又一条沟……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穆杨沟其实就是真正的沟，穆杨沟也是我们要思考的沟——

穆杨沟所在的重庆武隆大洞河乡，一个同样古老的地名。在山里人还没有完全认识这方土地的时候，大山里的铁矿石成为人们致富变现的唯一思路，古老的地名因此改名为“铁矿乡”，就是一个很直接很功利的地名。一车车的铁矿石将大山挖得千疮百孔，却没有给大山带来期望的富裕。河水断流，大山滑坡，天空中见不到一只鸟儿。乡亲们果断关了矿山，把向大山攫取的目光收回来，让这片土地全新改版，全新超越，把目光投向青山、小河、山花、梯田，“铁矿乡”的名字成为历史成为反思，这方土地回到大洞河乡的地名。

仰望山的高度，伫望河的远方，你对大地有多厚爱，大地对你就有多厚报。

记住地名好回家，记住地名走远方。

山顶是山峰，山腰是山林，山下是坡地，当山坡上的巴掌地、鸡爪地无法解决山里人温饱的时候，勤劳的穆杨沟人改地换天，在山坡上有土的地方开挖梯田。当年开挖梯田就为让山里人吃上大米，谁也没有想过会成为重庆最美梯田。当温饱不再成为山里人最大的牵挂，梯田关于粮食的含义已经超越，这就是穆杨沟先辈对土地的暗示，留给后人的财富，生生之土，生生不息。

走进穆杨沟，走进梯田，走进石墙民居。仰望层层向上的梯田，宛如蓝天之下的天梯，接地连天。田中有水，水中有天。一度沉寂的石墙屋如今炊烟袅袅，外出的人们陆续回家，开办农家乐，就近在农家乐和度假村打工。他们选出最饱满的稻种，放进瓦罐中，就为把春夏写进向上的梯田中，向上的诗行中。

在向老汉的石墙屋小院，向老汉的儿子刚从广东打工回来，面对一张图纸思索如何把小院建成农家乐。陪同我们的大洞河乡领导说，沟里好几户人家都趁着冬闲的日子在谋划农家乐、民俗村的事情，冬天确实是一个思考和谋划的季节。

四季有冬天，人生有冬天，穆杨沟有冬天，冬天就是一个静静地想天想地想日子的好季节，就像沟底的大洞河，在就要流出峡谷的时候，突然消失在一方神秘的山洞中，山洞就是大地上的人们思考的地方。

大洞河流出沉思的山洞，前方是乌江，乌江前方是长江，长江前方是大海。

穆杨沟就有春天到来之前的沉寂和从容！

如果说，穆杨沟是一篇大地思考很久后的大地美文，穆杨沟的冬天就是这篇美文的桥段。

如果说，神秘的大洞河是一部等待翻阅的大地新著，穆杨沟向上的梯田就是这部新著的桥篇。

大洞河等着我！穆杨沟等着我！春天等着我！

孔夫子文学奖
The First Confucius Literature Award
主办单位：济宁市文联 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作家协会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鲁艺》杂志社
承办单位：“孔夫子文学奖”评选委员会
协办单位：山东祥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济水，一河波光粼粼如醉酒的蝴蝶

杨文霞（黑龙江）

我见过整条江水，在晃荡中
每一滴波光都有时光的暗纹
姓氏与血脉
在河床下，一股隐秘的力量，腾飞
告诉江水，含服的号子，拜访的舟楫
告诉那些波光如醉酒的蝴蝶
我认出迎面俏丽的山河，被波光咬住
认出一条江水晃荡沉默的理由
用一群陶醉的蝴蝶落进眼眶
那么温柔，也那么僵硬
却有着独世而立的决绝
其实我知道
那只带起一条大江行走的蝴蝶
我不敢喊，也不能说出来
仿佛留下万物之名
我的、它的
重现这样锦绣斑斓抒情的场景
为此我还要写下济水
母亲河的称谓
我还要与一群波光的蝴蝶一起饮醉
青葱吸纳快乐
以及青草的根基系住的脚踝
在渐次点燃的灯光中
有人褪去羽毛
挣脱阳光的褪褓
我不自觉挥了一下手
十根指头上有雨露
迎着一条大河弹奏
蝴蝶翩跹呀
截获意象里沉沦的我

在青林玉镜观景台

姚碧波（浙江）

谁能想到
青林水库成了一面玉镜
玉镜里外的事物
犹如在仙境
青山绿水只应天上有

满山草木
绿草、红叶、黄花
鸟啼三两声
如轻烟般从远处飘来
此时与山下的村落
恍若隔世

站在观景台上
看玉镜里
一汪碧绿碧绿的水
十分柔软
有无数的金光在阵阵涟漪中奔跑

黄昏时分
玉镜沾染了五彩晚霞
灿烂夺目，变幻多姿
美到令人窒息
那是看不尽的人间美色

天际无比辽阔
在落日的怀抱里
青林水库、跨海大桥、风车和群山
十分安详
像一首田野诗般沉静

京杭大运河，我的保姆

闫茂坦（山东）

记忆当中的走向
是由北向南
流动的思绪
追不上水流的速度
在时光隧道里
日月如梭

裸泳的日子
阳光权做
免费的浴巾
洗了就擦
擦了再洗
直到夕阳
害羞地躲了起来
挥别愉悦
便融进父母的呵斥声中

那些来来往往的货船
呆头呆脑
总是要打破宁静
河水逆风而走
轻轻地
敲打着这些不速之客
仿佛看到了
它们的前世今生

纵身一跃
成为河的一部分
化解所有的恩怨情仇
抬头之间
流逝的故事
又清晰可辨

一次次更新着记忆
心情
还在河水中荡漾